

申城新老歌手将汇聚“上海当代流行音乐 35 周年盛典” “一盘散沙”心有一丝不甘

曾为重镇

一般认为,上世纪 20 年代黎锦晖带领中华歌舞团在南洋巡演途中创作并在上海出版的《毛毛雨》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它开启了上海滩流行音乐的辉煌。当时上海涌现了周璇、白光、姚莉、龚稼农、严华等著名歌手以及黎锦晖、黎锦光、陈歌辛、贺绿汀、姚敏、陈蝶衣、聂耳等一大批著名音乐人,创作出了《玫瑰玫瑰我爱你》《天涯歌女》《夜上海》《永远的微笑》《渔光曲》等时代名曲。这些后来都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根源。

1979 年,著名歌唱家朱逢博出版的《蔷薇处处开》专辑,成为新时期中国大陆第一盒立体声音带。随后,上海涌现出了沈小岑、毛阿敏、朱枫、庄鲁迅等一批著名歌手,由朱逢博领衔成立的上海轻音乐团成为中国第一家专业流行音乐团体。其间,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发行的《红太阳》专辑创下了正版销量 800

由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办的“我听过你的歌——上海当代流行音乐 35 周年盛典”将于今年“上海之春”期间在文化广场举办。

以 1979 年朱逢博出版的当代第一张流行乐专辑为起始节点而酝酿策划的此次活动,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上海流行音乐界集体“发声”。上海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但近年来却很少发声。昨天,前来为活动站台

的上海籍歌手张行、罗中旭目前都基本在北京发展。

多万盒的全国纪录,上海音像公司投资运作的《阿姐鼓》第一次把中国的世界音乐元素推向国际。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被公认为华语流行乐黄金时代,而上海三大公司占据了全国一半以上的音乐产品发行量。

现状堪忧

不过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上海流行乐坛渐渐萎缩。罗中旭昨天很坦率地表示,上海在流行乐发展的土壤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欠缺:“出道差不多 20 年的光景,要说怎样从上海走向全国的,我必须说实话,我还是后来去北京后红的。”罗中旭说,自己在北京发展后曾一度经常

被介绍为“北京歌手罗中旭”,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但这几年开始强调自己是上海歌手,“我必须骄傲地说,我是上海歌手,但有时又会觉得有些底气不足,我们举办的活动实在太少了。”上海是时尚的都市,应该是流行音乐的风向标,但目前的状况有些“自生自灭”,主办方做这台晚会“是想让更多人来关注逐渐萎缩的上海歌坛”。

据介绍,这次“我听过你的歌——上海当代流行音乐 35 周年盛典”由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办并承担演出的场租费,此外,还拉来了部分赞助,但在经费方面可以说相当窘迫。从已公布的阵容来看,张行、

沈小岑、周冰倩、罗中旭、李泉、平安等虽然已经基本代表了上海改革开放后流行乐发展的几个阶段,但依然还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歌手未能参与,这其中虽然有档期的原因,但经费确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张行现场表态:“演出器材我们可以提供,不要钱。我们自己出场不要钱,剩下的这些兄弟姐妹我们打招呼,解决往返吃住,劳务不提。”

原因众多

上海从曾经的流行音乐重镇到目前这个状况自然有很多客观原因。上海音协常务理事、乐评人杨建

国告诉记者,上世纪 90 年代,上海有关部门出台的一些规定就限制了外地歌手在上海的发展,而同时北京却吸引了各地音乐人前往,罗中旭就是那个时候去的北京。此后上海的流行乐坛日渐冷清,昨天张行、罗中旭等都“抱怨”上海举办的活动太少,而一些音乐记者也直言,这些年“上海流行音乐真是没事可干,采访上海歌手几年一次”。

另一方面,上海歌手在本地并没有受到更多重视也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吐槽点”。歌手们表示,上海的很多重大活动、重大晚会都是“歌让别人写,歌手从外地请,没有用上海的音乐人才,这挺悲哀的。”而事实上,“上海是有丰富的养份的土地,大家齐心协力来推动的话,上海这块土地会迅速地让人刮目相看。”也有业内人士则认为,上海现在的流行乐坛是“一盘散沙”,很多事情没有人去做。另一方面,上海的创作人才其实并不少,但很多都在为港台做配器,做“熟练工的活儿”。本报记者 王剑虹

上海需要一个文学博物馆

总体规划专家论证会昨在沪举行

去年,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在上海两会上提交的“关于建设巴金文学馆的提案”,广受关注。事实上,近年来,建设巴金文学馆乃至上海文学博物馆的呼声日益强烈。昨天,上海文学博物馆总体规划专家论证会在沪举行。

为什么要建文学馆

“上海的博物馆体系中,不能没有文学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陈燮君说。文学不仅仅是几个作家或是几个专业人士的事情,它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是标志性的东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表示,文学馆是承载精神的地方,应该让孩子们从小接触文学,把文学作为普及教育的组成部分,“唯一能与金钱抗衡的,起到精神熏陶作用的,就是文学。”

孙甘露说,“文学藏品是非常特殊的,和青铜器的价值不一样。巴老收集了很多票据、会议册、身份证,文学作品是由细节凑起来的,如果这些细节有实物印证,对我们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甚至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都有非常详尽的帮助。”另一方面,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保存了很多古英语的用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通过语言文字保存的,什么东西都会消失,只有语言文字将永远最深刻地记录我们的历史。

保护资源刻不容缓

上海作协副主席、华师大教授杨扬则表示了对文学资源消失的担忧,他认为文学馆的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紧迫的一件事。“为什么建文学馆显得非常紧迫?其他周边的省份都在建,而且周围省份的资源远远没有上海这么丰富,他们找不到资源,就开始向上海来挖了。譬如,成都都要建巴金纪念馆,但巴金留在成都的东西少,他们就到上海来找。浙江要建茅盾纪念馆,找不到东西,也都到上海来找。”所以建上海自己的文学馆,将这些宝贵的资源发掘并保留下来,非常紧迫,“建文学博物馆这个事情,确实是做得越晚,难度越大。”

华师大教授陈子善也同意杨扬的观点,的确时间很紧迫,很多文学资源流失就没有了,据他了解到的情形,上海一些已故作家的手稿藏书被后人拿去拍卖,逐渐散落中。文学馆不能都是展览复制品,那是有问题的,是要被人诟病的。他还补充说道,作家的影像声音资料,也必须立刻开始收集保存。

文学馆承担什么功能

除了必有收藏、展览、研究功能,专家们也提到,文学博物馆需要跟普通市民有更多的交流。巴金故居常务馆长周立民以日本东京近代文学馆为例,这个馆复刻了几乎所有的日本近代文学名著,很受欢迎。同时,东京近代文学馆还与大学密切互动,东京的大学生拿着学分卡就可以参加馆内活动,还可以积累学分,就像在学校听课一样。

陈思和则表示,文学馆不需要搞得特别豪华,要突出精神性和自由性,要让老百姓能够随意地进出,与作家交流。而陈子善则以卡夫卡博物馆为例,“这个博物馆是根据卡夫卡作品中的线索来设计布置的,没有读过卡夫卡的读者也会觉得好奇,只要有中等文化程度的旅游者都会觉得有趣。”他说,上海的文学博物馆可以整合上海的文学资源,包括巴金故居、鲁迅纪念馆、丰子恺故居等等。“要让上海市民觉得这是很好的去处,除了野生动物园、迪士尼,还有一个上海文学博物馆可以去玩一玩。”本报记者 夏琦

“安思远私人珍藏”拍卖第一部分破四项世界纪录 拍卖师稳稳戴上“白手套”



■ 这尊宋金时期木雕彩绘菩萨座像是安思远年少时购入的



■ 这件西汉鎏金铜熊形摆件曾与安思远朝夕相对

“锦瑟华年——安思远私人珍藏”系列拍卖第一部分于纽约时间 3 月 17 日晚结束,纽约佳士得在洛克菲勒中心破四项拍卖世界纪录,足见这位海外大藏家的不凡号召力。这次拍卖的是第一部分:重要珍藏——包括印度、喜马拉雅及东南亚工艺精品,以及中国与日本工艺精品,共计 57 件拍品。据悉,这一场总成交额达 6110.75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81 亿元),拍卖师稳稳地戴上“白手套”(拍卖师的最高荣誉,意为本场拍品全部成交)。

“宠物熊”高价成交

第一件拍品为西汉鎏金铜熊形摆件,这是安思远生前最为珍视的藏品之一,这件“宠物”曾在书桌前与安思远朝夕相对。高度仅为 7.6 厘米的“宠物熊”拍前估价仅为 20 万到 30 万美元,但最终被英国著名古董商艾斯肯拉尼以 285.3 万美元的超高价收入囊中,成交价超最低估价 12 倍。

拍卖师急中生智

夜拍接近尾声时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最后一件拍品“宋/金木雕彩绘菩萨座像”的“手臂”突然断裂落下,一时颇显尴尬。拍卖师急中生智地说:“bidding”(它在出价),气氛在一阵大笑中重回热烈,工作人员随即将佛手按上。资料显示,安思远少年时首次购入的艺术品中,就包含这尊宋金时期木雕彩绘菩萨座像(估价:20 万-30 万美元),他后将其置于起居室显眼处。《Orientations》杂志曾在 1991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若家中发生火灾,安思远第一件欲抢救的物品就是此件菩萨。

佳士得预估保守

此前,佳士得方面保守预估,此次专场拍卖总成交额预计逾 3500 万美元,可第一天成交额就几乎比预估总额高出近一倍,竞价之激烈可想而知。

在首场拍卖中,四把极其珍贵、估价 80 万至 120 万美元的明黄花梨圈椅拍出了 968.5 万美元,创造了黄花梨家具拍卖的新的世界纪录,买家为中国藏家;“西藏十一/十二世纪铜瑜伽士坐像”以 486.9 万美元成交,创西藏雕塑拍卖的世界纪录,买家为上海藏家刘益谦;“尼泊尔十三世纪鎏金铜观音立像”以 822.9 万美元成交,创尼泊尔雕塑拍卖的世界纪录,买家为亚洲私人藏家;“印度朱罗王朝九世纪铜舞王湿婆承接恒河降凡像”以 285.3 万美元成交,创印度青铜器拍卖的世界纪录,买家为英国古董商。本报记者 乐梦融